

吳語時間層次研究簡史

——兼憶周師祖謨先生

梅 祖 麟^{*}

摘 要

本文嘗試說明吳語的時間層次研究導源於周祖謨先生的三篇文章：〈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1943)、〈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1963)。第三節假想周祖謨、董同龢兩位先生1936年在南京史語所宿舍裡的對話：夜闌人靜，論及音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關鍵詞：切韻、江東方言、河北方言、吳語、周祖謨、董同龢

一、時間層次（音韻層次）這個觀念在七八十年代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形成

楊秀芳所撰臺灣大學的博士論文「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1982）分析廈門、龍溪、晉江、揭陽這四個閩南方言的文白層次。結論是閩南話不只兩個層次，白話層中還包含了不同的異讀層次。楊秀芳後來在〈從方言比較論吳閩同源詞「撫」〉（2003）中，通過方言比較，利用韻部分合、陽入相配的層次結構關係，分析出閩語昔韻有三個層次：第一層來自西漢以前魚陽相配的階段，第二層來自南北朝魚支合流的時代，第三層來自隋唐以後清靜勁昔讀高元音的時代。

2017年10月5日收稿，2018年7月6日修訂完成，2018年7月10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系教授。

在這以前，羅杰瑞（Jerry Norman）的博士論文（1969）比較了閩語的八個方言點，其中不但有閩東的隆都、廈門、潮州、福州，還有閩西的建甌、建陽、邵武、浦城。羅杰瑞〈閩語詞匯的時間層次〉（1979）明確地指出閩語有三個時間層次。廈門的「石」字有 *tsioʔ*、*siaʔ*、*sik* 三種語音，都是陽入調；「席」字也有三種語音。福州的「懸」字也有三種語音。在這種情形下，同一個方言就可以看出來三個時間層次的存在。另一種情形要靠比較研究。比方說，董同龢先生的〈四個閩南方言〉（1959）已經指出，廈門話的「先」字有兩種語音。羅杰瑞指出，同韻的「天」字在廈門話裡也有 *thĩ*、*thien* 兩種語音；福州話只有一種，*thien*。將樂話「天」字有 *thāi*、*thien* 兩種語音；前者比廈門話的文白兩種語音都要早，來自共同閩語的 **than*。這樣，比較廈門、福州、將樂三種閩語，可以說明「天」在閩語也屬於三個時間層次。更重要的，羅杰瑞把閩語三個時間層次的絕對年代分別訂在漢代、南朝和晚唐。

我問過楊秀芳，你的比較閩語的三個音韻層次是怎麼來的？她說，是自己發現的。我也問過羅杰瑞，你的比較閩語這套想法是哪兒來的？是不是趙元任先生教的？羅杰瑞說不是。趙元任從來沒做過比較研究。我說，總不見得完全是你一個人發明的。他說，我是從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那裡學來的。果然，董先生在〈四個閩南方言〉（1959:1041）說過：「『先生』廈門是 *ɕsien* *ɕsĩ*，『學生』是 *hak* *ɕsiŋ*，『先後』的『先』是 *ɕsiŋ*，『學習』的『學』是 *oʔ*。這些都是百分之百的口語，那麼『先、生、學』的一字兩音是哪裡來的呢？只好假定閩南話的字在歷史上至少有兩個不同的來源。」這才是「歷史層次」（「時間層次」）的老祖宗。羅杰瑞、楊秀芳兩位通過對閩語音系的分析，不約而同地發現閩語有三個時間層次，因而把比較研究和時間層次這個觀念聯繫起來。這是漢語歷史方言學的一大進步。

二、吳語的兩個層次是梅祖麟、潘悟雲、鄭張尚芳等在九十年代共同發現的

（一）背景

1991年我寫成〈蘇州話和北部吳語的魚虞有別〉，把文稿寄給潘悟雲、鄭張尚芳、王福堂等人。他們說，梅先生說得很好，但是我們早就發現了。爲什麼不發表呢？因爲沒有地方發表。我不相信，於是把〈蘇州話和北部吳語的魚虞有別〉寄給《方言》學報，果然吃了閉門羹。而且我把文章按照編輯部的意見修改後寄去，還是退稿，如此者一連三次。

我想《方言》編輯部退稿的原因，大概是因爲層次分析尚未普遍受到方言學界重視。於是把文章重寫，一開始就說方言本字研究需要靠層次分析，再說「治閩語的同行早就在用音韻層次的觀念，例如羅杰瑞（1979）、楊秀芳（1982）的臺大博士論文」，最後說明吳語至少有兩個音韻層次，第一個層次魚虞相混，第二個層次魚虞有別。題目也改爲〈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這篇文章終於1995年在潘悟雲主編的《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發表。後來收入《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2000:403-422）。文章第四節說：

吳語中魚虞有別的層次，可以跟《切韻·序》的幾句話聯繫起來：「又支脂魚虞，共爲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顏之推（531-581）《顏氏家訓》中又曾舉例說明北人魚虞相混，南人魚虞有別。據此，我們暫且把吳語中魚虞有別的層次的年代訂在南北朝。至於魚虞相混的層次，目前不能完全斷定它的年代。宋代山陰人^{今浙江紹興}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卷六說：「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吳語中魚虞相混層次中的魚韻字是合口。如果陸游的話完全可靠，魚虞相混的層次，年代要訂在南宋以後。

上面解說《切韻·序》所說的「支脂魚虞，共爲不韻」以及「《顏氏家訓》又曾舉例說明北人魚虞相混，南人魚虞有別」是根據周祖謨先生的三篇文章：

〈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音系〉（1936）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1943）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1963）

這三篇文章都收入周祖謨《問學集》（1966）。拙著（1995）沒有提周先生的三篇文章，是嚴重的失引。

周先生在〈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曾經說明《玉篇》的重要

性。

現存與《切韻》時代最近而且收字最多，反切最完備的字書是梁代顧野王所著的《玉篇》。顧野王生於梁天監十八年（公元 519），卒於陳太建十三年（公元 581），吳郡吳人（今江蘇蘇州）。他在梁大同年間為太學博士，奉詔編撰《玉篇》。全書共收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見《封氏聞見記·文字篇》）。現在原書雖然只存八分之一強（日本所存殘卷約二千一百字），可是日本空海的《萬象名義》還保存了原書的全部反切。

又在〈萬象名義中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367-368）說明：

（三）遇攝

《[萬象]名義》第三部（胡）相當《切韻》模韻系，第四部（居）相當魚韻系，第五部（俱）相當虞韻系，反切用字分別不紊。齊梁時期南北方音中魚虞有讀為一韻者，《顏氏家訓·音辭篇》曾謂「北人以庶為戎，以如為儒」，是河北與江南語音不同。顧野王為吳郡人〔今江蘇蘇州〕，魚虞有別，當為江南音。

羅常培在〈切韻魚虞之音值及所據方音考〉（1931）指出魚虞兩韻在六朝時代沿著太湖周圍的「吳音」有分別，在大多數的北音沒有分別。打開地圖，可以看到太湖北岸最有名的城市是蘇州，六朝時代的「吳郡」，梁代顧野王的故鄉。據上所述，顧野王《玉篇》的反切是根據他的家鄉話（「吳音」、「江東方言」），其中魚虞有別。

我們很想知道現代的蘇州話是否也是魚虞有別。這就是我 1991 年寫〈蘇州話和北部吳語的魚虞有別〉（待刊）的動機。

（二）怎樣論證蘇州話和北部吳語有兩個時間層次，早的魚虞有別，晚的魚虞相混。

最早我根據葉祥苓《蘇州方言志》（1988）來研究魚韻字在蘇州話的演變，初步結果如下：

(1) 豬	鼠	煮	苧	虛	鋸	許
c ⁵⁵ tsɿ	c ⁵⁵ sɿ	c ⁵⁵ tsɿ	zɿ ²¹	c ⁵⁵ ɕy ²¹ ~汗	ke ²¹	c ⁵⁵ ɕy

我看了以後非常納悶。爲什麼魚韻字的元音在蘇州話有的讀開口（如 -ɿ, -ɛ），有的讀合口（如 -ʊ, -y）？

再仔細觀察，葉祥苓的書略去了這幾個字的又音：苧 [zɿ]：《漢語方言概要》第一版（1960），73 頁。豬 [ɿtsɿ]：汪平《蘇州方言語音研究》，68 頁。煮 [ɿtsɿ]：同上，68 頁。《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 137 頁「許」字蘇州文讀 [ɿcy]，白讀 [ɿhe]。

還有「虛」字的又音 [che]。先從上海話的 [che tsɔŋ] 說起。這個語詞的意思是「浮腫」，[tsɔŋ] 的本字是「腫」。《上海市區方言志》（1988）244 頁認爲 [che tsɔŋ] 的本字是「顱腫」。按：《廣韻》去聲勘韻：「顱，面虛黃色，呼紺切」。「面虛黃色」的「顱」字和 [che] 的字義不合。而且「顱」是個去聲字，上海話的 [che] 今讀陰平。去聲的「顱」字爲什麼在上海話會變成陰平不好解釋。

蘇州話也有 [che] 字，意思是浮腫：該槍一徑嘸不力，面孔浪有點～。[che] 字《蘇州方言志》作「痞」，并引《廣韻》平聲咍韻呼來切：「～，病」。按：「痞」字字義與 [che] 浮腫 不合。

1980 年《方言》和《中國語文》發表兩篇關於吳語本字的文章，其中都談到浮腫義的「虛」字。第一篇是李榮〈吳語本字舉例〉，文章末頁注 6 說：

常熟、溫嶺兩處「鋸、去、渠、魚、虛」五字讀音如下：

古聲母	見	溪	群	疑	曉
例字	鋸	去	渠	魚	虛
常熟 _文	tɕi ^ɿ	tɕhi ^ɿ	ɿdzi _{渠道}	ɿi	ɿɕi
常熟 _白	ke ^ɿ	khɛ ^ɿ	ɿgɛ _他	ɿŋɛ	ɿhe _{浮腫}
溫嶺 _文	ky ^ɿ	khy ^ɿ	ɿgy _{渠道}	ɿny	ɿxy
溫嶺 _白	kie ^ɿ	khie ^ɿ	ɿgie _他	ɿŋ	ɿhe

第二篇是張惠英〈吳語札記〉。張文第一節《釋「居」》，附釋「虛」、「許」前面一段徵引古書，說明「居（窟）」是表示佔有、擁有的動詞，接著說：

現在討論一下「居」的音。「居」寫作「該（賅）」，可能作者的方言「居」

和「該(賅)」音同,或者只是音近,沒有合適的字,就寫作「該(賅)」。
而從崇明方言看,「居」和「該(賅)」明顯不同,屬於不同的兩個韻。
崇明話「居家當」有家產,「居男女」有子女,「居腳踏車」有自行車,「居千居萬」有很多家財的「居」,讀 [c₁kei]。而且,和「居」同韻的,如「裾」衣裾讀 [c₁kei],「鋸」讀 [kei²],「魚」讀 [c₁hŋei]。也就是說,魚韻(舉平聲以包括上聲去聲)的見系聲母字,有好些白讀都是 [ei] 韻(文讀為 [y] 或 [i])。而「該(賅)」所屬的哈韻字,則都讀 [ɛ] 韻。

「居」字的音義明確以後,「虛」、「許」的音義也可隨同得到明確。
崇明方言浮腫叫 [c₁hei],可單說,也可和「腫」相連為「[c₁hei]腫」。
如「[c₁hei]來」腫得很、「[c₁hei]腫癩團」腫得像癩蛤蟆。其實,這就是「虛」字。
雖然《廣韻》「虛」無腫意一解,但「虛腫」一詞是書面和口語中所常用的。「虛腫」連用,「虛」即「腫」也。

「虛」字既然常熟話有 [c₁hɛ] 一讀,崇明話有 [c₁hei] 一讀,蘇州話的 [c₁hɛ]_{浮腫}也可能是「虛」字。蘇州話「鋸」讀 [kɛ²],同韻的「虛」讀 [c₁hɛ]合乎規律。蘇州方言「該槍一徑嘸不力,面孔浪有點 [c₁hɛ]」,[c₁hɛ]_{浮腫}的本字正是「虛」。同理,上海話 [c₁hɛ tson²]的本字是「虛腫」。

此外蘇州話 [c₁ke] 的意思是擁有,吾只~一址房子,《蘇州方言志》作「𪛗」,應改為「𪛗(居)」。
《廣韻》「𪛗,𪛗儲,九魚切」。「奇貨可居」猶言「奇貨可𪛗儲」。上海話擁有也說 [c₁ke],如:[c₁ke]銅鈔有錢。
《上海市區方言志》[c₁ke]作「賅~家當」,應改為「𪛗(居)」。

綜上所述,蘇州方言的魚韻字如下:

(2)	豬	鼠	煮	苧	書	女	鋸	許	虛	去	𪛗
魚 _合	c ₁ tsɿ	c ₁ tshɿ	c ₁ tsɿ	zɿ ²	c ₁ sɿ	n ₁ y ²	tɕy ²	c ₁ ɕy	c ₁ ɕy _{~汗}	tɕhy ²	□
魚 _開	c ₁ tsɿ	c ₁ sɿ	c ₁ tsɿ	zɿ ²	□	□	kɛ ²	c ₁ hɛ _{允許}	c ₁ hɛ _{~腫}	tɕhi ²	c ₁ ke

為什麼要做層次分析?因為我們看到(1)裡所顯示蘇州話魚韻字的演變,有的讀開口,有的讀合口,雜亂無章。於是想到既然閩語有三個時間層次,吳語也可能有兩個時間層次。通過分析,蘇州話的魚韻字果然可以分成魚_開魚_合兩個層次。這是我們初步的結論。

張琨〈論吳語方言〉(1985),221-222頁引寧波話[主 tsɿ、處 tshɿ、住 dzɿ、書 sɿ、樹 zɿ],[煮 tsɿ、苧 dzɿ、dzi]。張先生給「苧、煮」

這類字下的按語是：「有些魚韻的字讀得與虞韻的字不同；這些字都讀不圓唇的元音 i 或者 ɿ。這表示魚虞有別。」張琨先生的話非常重要：

(1) 他說，「主、住、樹」是知章系聲母的虞韻字，這些字都讀圓唇的元音 ʉ。「煮 tsɿ、苧 dzɿ、dzi」是知章系聲母的魚韻字，這些字讀不圓唇的元音 i 或者 ɿ。這表示魚虞有別。

(2) 張先生的觀察可以引申到寧波話見系聲母的魚（舉平聲以包括上聲去聲）虞（舉平聲以包括上聲去聲）兩韻的字。「鋸_{見魚}」寧波話讀 ki，「句_{見虞}」讀 tɕy；「渠_{羣魚，他}」寧波話說 dzi，「具_{羣虞}」說 dzy。

(3) 蘇州話也有同樣的現象：

魚虞有別	煮 tsɿ ≠ 主 tsʉ	苧 zɿ ≠ 住 zʉ	鋸 k _E ≠ 句 tɕy	去 tɕhi ≠ 區 tɕhy
魚虞相混	煮 tsʉ = 主 tsʉ	苧 zʉ = 住 zʉ	鋸 tɕy = 句 tɕy	去 tɕhy = 區 tɕhy

(4) 我在上海待了八年，1938-1946。家裡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吳語。外公和二舅是寧波人，他們互相說寧波話，跟我們說上海話。小舅母是蘇州人。表姐夫是無錫人。我小學一二年級的老師都是松江人。

我的上海話魚虞有別的例證如下：

魚 ɿ ≠ 虞 jy	豬 tsɿ ≠ 蛛 tsʉ	苧 zɿ ≠ 柱 zʉ	寤 k _E ≠ 句 tɕy
------------	---------------	-------------	--------------------------

其中 [虞 jy] 是虞洽卿的「虞」；虞洽卿是當時上海的聞人。上海人罵人都是說 [tsɿ 豬] 羅。「有錢」說 [k_E] 銅鈿，《上海市區方言志》作「賅」，應改為「寤」。

(5) 由此可見魚_開韻屬於魚虞有別的層次，它的年代是南朝末年（《切韻》601）。魚_合韻屬於魚虞相混的層次，它的來源是宋室南渡（南宋 1127-）帶來的北方官話。

三、董同龢師、周祖謨師1936-1937年在史語所宿舍裡的對談

(一) 閩語的時間層次研究導源於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1959）。吳語的兩個時間層次研究導源於周祖謨的三篇文章：〈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音系〉（1936）、〈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1943）、〈切韻的性

質和它的音系基礎》（1963）。董、周兩位都是我的老師。董同龢先生 1954-56 在麻省劍橋給張光直、高友工講爲人爲學的道理，我是旁聽生。

1983 年春季我在北大中文系客座一個學期。其間我帶了王洪君去聽周祖謨先生的課，講清代注《說文》的四家（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先生講他和董先生的關係。我到了北京，不久到中關村去見周先生。自我介紹是董同龢先生的弟子，周先生聽了很高興，還說：「在南京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宿舍，我和董同龢同住一間雙人房，到了晚上就各自坐在自己的床上，面對面聊天，往往談到深夜」。¹

這可真像《切韻·序》所說的「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他們在談什麼？下面嘗試做個初步的回答。

（二）董同龢（1911-1963）和周祖謨（1914-1991）兩位先生 1936 年同時考入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董先生是清華的高材生，在清華他跟王力先生讀音韻學。他的聽講筆記經王先生整理成《漢語音韻學》一書。在校時期還在《清華週刊》上發表〈段玉裁的古音學〉（1934）。周先生是北大的高材生。他在北大從羅常培先生學音韻學，畢業論文〈篆隸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由羅常培先生指導。後來收入《問學集》上冊頁 270-404。²《問學集》下冊頁 894-918 還收錄〈論篆隸萬象名義〉一文，篇末記「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寫於北京大學」。

《趙元任年譜·1936 年》：「8 月 4 日，參加史語所所務會議，會

-
- 1 周先生非常念舊。我帶了一本臺灣幼獅月刊社編的《中國語言學論集》（1977），本來是準備送給北大中文系的，先帶給周先生看。過了幾個星期，我去索取。周先生總是說再借給我看看。這本書裡有丁邦新的兩篇文章：〈謹記語言學家董同龢先生〉，〈「非漢語」語言之父—李方桂先生〉，還有周法高〈二十世紀的中國語言學〉。周先生還問我周法高先生的近況，李方桂先生的近況。
 - 2 《問學集》403-404 還有〈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的後記：「這篇論文是 1936 年承導師羅莘田先生指導所寫成的一篇專題報告。……革命勝利之後，先生在整理藏書的時候檢出這篇論文，一直希望我能稍加整理把它印出來，可是因為原來的一萬五千多張卡片和有關的資料置於南京，在抗戰期間全為日人所毀，片紙不存，原文所關反切下字數目之統計及四聲音字表等都無暇增補，所以也就擱置下來。」

上決定錄取周祖謨和董同龢兩位先生爲語言組助理員。10月19日周祖謨、董同龢到所裡報到。」

此時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南京北極閣。

1937年周先生因母病北返侍奉，旋以抗戰爆發，南北阻隔，只得滯留北平。據此，董周對談在1936-1937之間。

他們當時所做的研究都是廣義的中古音（Middle Chinese, Ancient Chinese）。董先生的著作目錄裡有〈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1948: 549-588）；〈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史語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下冊（1952: 511-522）。周先生的著作目錄裡有：〈篆隸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

他們所用的方法都是反切系聯。用系聯反切的上字考覈聲母的類別；用系聯反切的下字來斷定韻母的類別。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對韻書的選擇。董先生選的是《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是當時最可靠的《切韻》的寫本。周先生選的是有方言性的韻書，吳郡人顧野王的《玉篇》。

（三）夜闌人靜，論及音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

周祖謨1936年到南京史語所報到，帶著〈萬象名義中的原本玉篇音系〉的文稿，還有一萬五千多張卡片和有關資料。此時周先生22歲，已是《原本玉篇》音系的專家。遇到25歲的董同龢，頗有相見恨晚之感。兩人夜闌人靜，論及音韻。題目大概是《玉篇》音系和《切韻》音系的異同。

董：聽說老弟對顧野王的《玉篇》頗有研究，願聞其詳。

周：不敢當。《玉篇》的作者顧野王是吳郡人。當時河北與江南語音不同。《玉篇》代表的是江南音，其中魚虞有別，脂之不分。顧野王梁武帝大同中爲太學博士，奉詔編撰《玉篇》。他編撰《玉篇》的地點在金陵，可能離我們所在的北極閣不遠。

董：不過《切韻》的反切也是把魚虞分成兩個韻類。

周：啊！要弄清楚《切韻》的性質才能再進一步研究它的音系。

董：這話怎麼說？

周：法國的馬伯樂（Henri Maspéro）《唐代長安方言》（1920: 11）說過「現存最早關於長安方言的文獻是陸法言《切韻》（601）」。這位法國的漢學家大概沒有讀過《切韻·序》。《切韻·序》說得清清楚楚的：「又支脂魚虞，共爲不韻……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還有《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前兩句說北人魚虞相混，第三句說北人支脂不分。我可不相信以唐代長安方言爲音系基礎的《切韻》會同時顯示「魚虞有別」和「魚虞相混」這兩種互相矛盾的現象。

董：按照您的看法，大概是齊梁時期河北魚虞相混，江南魚虞有別。

周：您說得不錯。

董：那麼現在啲？是不是吳語魚虞有別，北方話魚虞相混？

周：北方話固然是魚（yú）虞（yú）相混，如（rú）儒（rú）不分，戍（shù）庶（shù）不分。吳語的情形可就難說了。

董：不知道您有沒有讀過趙元任先生的《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

周：沒有。趙元任的書裡有沒有說過現代吳語「魚虞有別」？

董：沒有。趙元任的書裡也沒有說過現代吳語「魚虞相混」。不過到底現代吳語離《切韻》（601）將近一千四百年。現代吳語能否保持齊梁時代「吳音」的原型，誰也沒有把握。

周：也許現代吳語保留了六朝江東方言的底子，又摻雜了一些別的方言的影響。

董：比方說，蘇州話「魚」字文讀 ɛjy，白讀 ɛŋ；「虞」字只有一讀，ɛny。可見蘇州話「魚」「虞」兩字的讀音有別。但是「如」「儒」兩字都讀 ɛzɿ，也可以說「如」「儒」不分。[溫州話的情形相同：「魚 ɛŋoɿ」「虞 ɛny」有別，「如 ɛzɿ」「儒 ɛzɿ」不分。]方言調查剛剛起步，說不定以後吳語的調查研究更完備了，會有人站出來說，現代吳語確實有魚虞有別的痕跡，也有支與脂之有別的痕跡。

周：那個時候，顏之推會覺得他在《顏氏家訓·音辭篇》裡那幾句

話沒有白說。陸法言也會覺得他的《切韻·序》沒有白寫。

引用書目

- 丁邦新主編 2007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中研院史語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編委會 1968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1989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
- 汪 平 1987 〈蘇州方言的特殊詞匯〉，《方言》1987.1(1987.2): 66-78。
- 汪 平 1996 《蘇州方言語音研究》，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 李 榮 1980 〈吳語本字舉例〉，《方言》2: 137-140。
- (日)釋空海《篆隸萬象名義》，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據日本山城國高山寺所藏鳥羽永久二年（公元一一一四年）之傳寫本，一九二七年日本崇文院據以影印，收入《崇文叢書》第一輯。中華書局依據日本《崇文叢書》本縮印出版。
- 周祖謨 1936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收入周祖謨 1966: 270-404。
- 周祖謨 1943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收入周祖謨 1966: 405-433。
- 周祖謨 1963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原載《語言學論叢》第五輯（1963），39-70。收入周祖謨 1966: 437-473。
- 英譯本，Göran Malmqvist（馬悅然）譯 1968 “Chou Tsu-mo on the Ch'ieh-yu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0: 33-78。
- 周祖謨 1966 《問學集》（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 袁家驊 1960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 琨 1985 〈論吳語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2(1985.6): 215-260。
- 張惠英 1980 〈吳語札記〉，《中國語文》1980.6(1980.12): 420-426。
- 張惠英 1993 《崇明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梅祖麟 1991 〈蘇州方言以及其他蘇南吳語裡的魚虞之別〉（待刊）。
- 梅祖麟 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諺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12。收入梅祖麟 2000b: 403-422。
- 梅祖麟 2000a 〈中國語言學的傳統和創新〉，原載《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究討論會論文集》，2000；收入梅祖麟 2014: 53-76。
- 梅祖麟 2000b 《梅祖麟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 梅祖麟 2001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原載《中國語文》2001.1；收入梅祖麟 2014: 247-265。
- 梅祖麟 2014 《漢藏比較暨歷史方言論集》，上海：中西書局。
- 曹志耘、（日）秋谷裕幸、（日）太田齋、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許寶華、湯珍珠 1988 《上海市區方言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許寶華、陶寰 1997 《上海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 1997 《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葉祥苓 1988 《蘇州方言志》，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葉祥苓 1998 《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董同龢 1948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下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1948.10): 549-588。
- 董同龢 1952 〈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反切上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下冊 (1952.7): 511-522。
- 董同龢 1959 〈四個閩南方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0 下冊 (1959.10): 729-1042。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楊秀芳 2003 〈從方言比較論吳閩同源詞「摭」〉，《語言暨語言學》4.1(2008.1): 167-196。
- 趙元任 1928 《現代吳語的研究》，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印行。
- 趙新那、黃培雲編 1998 《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
- 鄭張尚芳 1983 〈溫州方言歌韻讀音的分化和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83.2: 108-120。
- 潘悟雲 1995 〈「因」所反映的吳語歷史層次〉，《語言研究》1995.1: 146-154。
- 羅常培 1931 〈切韻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 358-385。
- Maspéro, Henri (馬伯樂). 1920. *Le Dialect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20: 1-124。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69 "The Kienyang Dialect of Fukien". Ph.D. diss.,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4: 268-274 後經梅祖麟譯，〈閩語詞匯的時間層次〉，《大陸雜誌》88.2: 1-4。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Wu dialects and in memory of Professor Zhou Zumo

Mei Tsu-lin^{*}

Abstract

Tung T'ung-ho (1911-1963) 董同龢 and Zhou Zumo (1914-1991) 周祖謨 are two of the earliest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On October 19, 1936 both of them went from Peking to Nanking to report for duty as Research Assistant of the Institute. Both of them were bachelors then and according to Zhou Zumo's own account, they shared a double room in the dormitory and often discussed phonological matters late into the night.

What were the topics of their discussion? In Zhou Zumo's bibliography one can find his paper o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Yupian* 玉篇 (1936), "An exegesis of the phonological chapter in Yan Zhitui's Family Instructions for the Yan Clan" 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 (1943) and "The nature of the *Qieyun* 切韻 and the basis for its phonological system" 切韻的性質和它的音系基礎 (1963). In the last paper, Zhou Zumo showed that there were two major dialect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Jiangdong 江東 dialect in the south and the Hebei 河北 dialect in the north, and that the *Qieyun* is a composite work, based upon two distinct dialects. Tung T'ung-ho on the other hand,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Qieyun* is a unitary work.

Zhou Zumo's work was to have a lasting influence in my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Wu dialects. This paper imagines a dialogue between Zhou Zumo and Tung T'ung-ho in 1936-37 on the nature of the *Qieyun*. It is written as a tribute to my teachers.

Keywords: *Qieyun* (切韻), Middle Chinese dialects, Wu dialects, Zhou Zumo, Tung T'ung-ho

* Mei Tsu-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